

# 切语用字的调整与宋本《玉篇》的来源

蔡梦麒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摘要:宋本《玉篇》对原本的注音用字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这种调整有的与语音变化有关,有的没有。从切语用字变动的趋向看,宋本《玉篇》的注音变动明显受到《字林》音注的影响,所以可以排除陈彭年根据《广韵》修改《玉篇》反切的可能性,有关的文献资料也不支持陈彭年重修《玉篇》之说,宋本《玉篇》的现有规模当来自唐代。

关键词:注音;《玉篇》;万象名义;广韵

中图分类号:H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6)03-0379-05

宋本《玉篇》来源于顾野王原本《玉篇》自不待言<sup>[1]</sup>,所以我们这里面所说的宋本《玉篇》来源是指宋本对原本改变的来源。一般相信,是陈彭年等在修订完《广韵》之后又奉旨对顾野王《玉篇》进行删订,用它与《广韵》相配,这样《广韵》和《玉篇》就成了宋代第一套双轨并行的韵书与字书<sup>[2]</sup>。而他通过删除书证、修订注音、增加收字等几个方面的修订使原本《玉篇》成为现在宋本《玉篇》的规模。从现有《玉篇残卷》看<sup>[3]</sup>,原本《玉篇》确实过于庞杂,在印行、流通并不便捷的中古时期,如果要成为广大读者的案头工具书,这不能不说是原本《玉篇》的一个缺陷,所以说从原本《玉篇》到宋本《玉篇》也不能说是“辞书史上的一次退步”<sup>[2]</sup>。原本《玉篇》出来后,梁简文帝嫌它过于繁浩,即令萧恺进行删削,日人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有《玉篇钞》一书,虽已不存,但从书名可知当为《玉篇》删改之作。今传日人空海《篆隶万象名义》可与原本相对<sup>[4]</sup>,而书证删除殆尽,由此可见删除原本《玉篇》书证由来已久,不可能来自陈彭年。大家都认为是陈彭年等修订的《玉篇》<sup>[5]</sup>,就注音抽查情况看,也确实是修改后的《玉篇》注音与《广韵》基本一致,这就使学者们更加相信是陈彭年等修订了《玉篇》的注音。本文将就原本《玉篇》《万象名义》与宋本《玉篇》的注音用字进行比较分析<sup>①</sup>,由此说明宋本《玉篇》注音变动的来源其实不是陈彭年,进而推断宋本《玉篇》的现有规模应该形成于唐代,或许即来自孙强上元本。

## 一、宋本《玉篇》切语用字的调整及调整时代的蠡测

原本《玉篇》与《万象名义》在注音上的承继关系周祖谟先生最先确认并进行研究<sup>[6]</sup>,臧克和先生曾仔细校勘对比原本《玉篇》《万象名义》宋本《玉篇》的系部字,找到充分的证据证明《万象名义》直接来自原本《玉篇》系统<sup>[7]</sup>。因此以《万象名义》为参照对象,可以大体分析出《玉篇》从原本到宋本的注音变化。为了全面了解原本《玉篇》到宋本《玉篇》注音变化的情况,我们曾对《万象名义》与宋本《玉篇》的收字及注音情况进行仔细比对。《万象名义》与宋本《玉篇》对应字数为13796字,其中注音用字相同者有6241字,占全部字数的45%。这就意味着《玉篇》注音用字从原本到宋本有55%作了调整。这对具有相承关系的前后者来说,调整的力度不可谓不大。既然宋本《玉篇》对原本的注音用字有这么大的调整幅度,那么其调整的原因是什么,什么时代调整的,是谁完成的这项工作,理当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它关系到宋本《玉篇》的来源。

谈到调整的理由,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语音的变化,由于时代或地域的变化,语音会有不同,注音当然会出现变化。其次是词义的原因,由于各人对词义的理解不一样,注音上也会出现差异。问题是,如果调整前后读音一致,那么调整的理由又是什么?

收稿日期:2005-11-05;修回日期:2006-05-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01JAZJD40007(《说文解字》《原本玉篇》和《篆隶万象名义》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蔡梦麒(1963-),男,湖南益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文字、音韵。

例如同样是队韵晓母,“颀”字注音由“呼愤反”(原本)变成“荒佩切”(宋本);同样是豪韵定母,“陶”字注音由“徒高反”(原本)变成“大刀切”(宋本)。从反切注音的角度看,这些注音调整完全是多余的。“颀”“陶”二字《广韵》分别音荒内切、徒刀切,看不出宋本向它们靠拢的迹象。下面我们举两个例子说明这类切语用字调整的原因,进而推测其年代。

有些切语用字的变化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蕴含着某些特定的文化内涵,这可以作为推测宋本来源的依据。下面以切语用字“治”的变动情况(表1)来进行说明。

表1 “治”作切语用字变动情况表

| 序号 | 字头 | 原本  | 名义  | 宋本  | 广韵  | 广韵语音地位 |
|----|----|-----|-----|-----|-----|--------|
| 1  | 紕  | 治铨反 | 治铨反 | 持栗切 | 直一切 | 臻开三入质澄 |
| 2  | 謝  | 治遂反 | 治遂反 | 直类切 | 直类切 | 止合三去至澄 |
| 3  | 篆  |     | 治转反 | 直究切 | 持究切 | 山合三上上澄 |
| 4  | 厝  |     | 治辄反 | 丈入切 | 直立切 | 深开三入缉澄 |
| 5  | 宁  |     | 治居反 | 治旅切 | 直吕切 | 遇开三上语澄 |
| 6  | 痔  |     | 治里反 | 治里切 | 直里切 | 止开三上止澄 |
| 7  | 鮓  | 治矫反 | 治矫反 | 治矫切 | 治小切 | 效开三上小澄 |
| 8  | 饑  | 羈治反 | 羈治反 | 纪衣切 | 居依切 | 止开三平微见 |
| 9  | 飢  | 羈治反 | 羈治反 | 几夷切 | 居夷切 | 止开三平脂见 |
| 10 | 淄  |     | 侧治反 | 仄其切 | 侧持切 | 止开三平之庄 |

从表1可以看出,“治”在原本或《名义》中无论是作切语上字还是切语下字,宋本都作了部分改动。作为切语上字,“治”是澄母字,例1~4宋本都改成了同为澄母字的“直”“持”“丈”。例5、6仍然作“治”,而《广韵》切语上字作“直”。例7原本、《名义》宋本及《广韵》均作“治”。《广韵》用“治”作切语用字,仅此“治小切”一个小韵,而这一小韵宋跋本《王韵》作“直小反”。作为切语下字,“治”是之韵开口三等,例8~10原本及《名义》中切语下字原作“治”,宋本都改成其它的字,其中“饑飢”二字还涉及到语音的调整,依《广韵》二字分属微、脂二韵,而《名义》同以之韵的“治”字为切语下字,反映出《名义》脂、之、微三韵相混的情况。唐人避讳多讳“治”字,宋跋本《王韵》于“治”下出“唐大帝讳(之韵)”“大帝讳(至韵)”等语,所以从各种韵书抄本看,唐写本韵书很少用“治”作切语用字<sup>②</sup>。《广韵》罕用“治”字是因为它是《切韵》《王韵》《唐韵》的继续。如果宋本对切语用字“治”的改动是遵循唐人避讳的习惯,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宋本对原本的语音调整当在唐代。但从表1可以看出宋本对“治”的改动并不彻底,为

什么?“治”为高宗李治讳,根据“已祧不讳”之例,实际中唐以后就可以不讳“治”字,所以我们看中唐以后的有关文献,讳不讳“治”并不严格,韩愈、白居易等的诗文中可以找到不少“治”字的用例<sup>③</sup>。据此去推测《玉篇》的修改,大概与史籍记载的唐上元元年(760)孙强增字《玉篇》的时间相吻合。唐人避“治”字,所以《玉篇》修订者将原本《玉篇》切语用字中众多“治”字作了改动,以符合当时的社会习惯。另一方面,孙强处中唐,因为“已祧”可以不讳的缘故,所以改得并不彻底。客观上说,《玉篇》中的切语用字“治”散居各部,统一修改并不容易。而增加字(在《名义》中找不到对应的那部分字)的注音找不到一个用“治”作切语用字的例子,也说明《玉篇》的注音修改应该在唐代。相反,如果认为这一调整源自宋代陈彭年等则显得理由不充分,宋代已完全不讳用“治”,陈氏何必多次此一举进行修改,更何况修改的结果并不与《广韵》相同。

有些切语用字的变化不涉及语音的改变,也与特定的文化意义无关,但切语用字的读音差异、选用情况仍然能反映出一定的时代特色。从历史注音材料看,汉字的异读现象非常普遍,某个字常常有几个读音,但这几个读音肯定不是均衡的,而这种不均衡性往往体现出一些时代的信息。下面(表2)以切语下字“告”为例进行说明。

表2 “告”作切语下字变动情况表

| 序号 | 字头 | 名义  | 玉篇  | 广韵  | 广韵语音地位 |
|----|----|-----|-----|-----|--------|
| 1  | 酷  | 口告反 | 口楷切 | 苦沃切 | 通合一入沃溪 |
| 2  | 笃  | 都告反 | 都楷切 | 冬毒切 | 通合一入沃端 |
| 3  | 整  | 都告反 | 都毒切 | 冬毒切 | 通合一入沃端 |
| 4  | 镛  | 补告反 | 步楷切 | 蒲沃切 | 通合一入沃并 |
| 5  | 督  | 都告反 | 都谷切 | 冬毒切 | 通合一入沃端 |
| 6  | 竺  | 都告反 | 丁沃切 | 冬毒切 | 通合一入沃端 |
| 7  | 焠  | 苦告反 | 苦告切 | 苦沃切 | 通合一入沃溪 |

表2切语下字《名义》均作“告”,除最后一例不作调整之外,其余各字宋本分别改成了“沃楷毒谷沃”。改变的原因应该与“告”字的习惯读法有关。《广韵·号韵》古到切:“告,报也。”又沃韵古沃切:“告,告上曰告,发下曰诘。”可见“告”有号韵古到切(gào)、沃韵古沃切(gù)两个读音,《名义》作切语下字用的“告”全取后一个读音,所有被切字也都是沃韵字。而在隋唐实际语言中,第一个读音才是“告”字常用读法。《经典释文》为“告”注音十次,古毒反四次,故毒反、工毒反、古笃反、工号反、故报反各一

次。从其注音频率可以看出,见母号韵读音才是常见读音,见母沃韵读音非日常读音,所以需要频频提示。贾昌朝《群经音辨》卷一:“告,古奥切。告,喻也,古奥切;告,白也,古毒切。”首先强调“告,古奥切”,然后再辨音。宋本《玉篇》以“告”为切语下字的切语还有:𠂔,五告切;𠂔,力告切;𠂔,口告切;𠂔,口告切;𠂔,虎告切;𠂔,胡告切,均为号韵字。由此可见“告”在当时日常读音是见母号韵。大概是为了避免引起歧义,或者照顾唐人切语用字的习惯,所以对《玉篇》注音进行修订的人把这些字的切语下字全部作了改变。两点可以证明这些改变不是陈彭年等完成的:一是改动后的切语下字与《广韵》切语下字很不一致,特别是“鹄𠂔”二字在《广韵》中根本不作切语下字;二是改动的结果不符合《广韵》注音,例如“督”,原注“都告反”,与《广韵》“冬毒切”相当,都在沃韵,而宋本改成“都谷切”,切语下字却是屋韵字。所以从切语下字“告”的变化情况看,宋本《玉篇》切语用字的调整应该是在唐代。隋曹宪《博雅音》、唐陆德明作《经典释文》、李善注《文选》、颜师古注《汉书》、李贤注《后汉书》、张参作《五经文字》,等等,都习惯不用“告”作沃韵切语用字,可以证明将原本《玉篇》的切语下字“告”改作其他,完全是遵循唐人的用字习惯。

## 二、从切语用字的调整看宋本与《字林》的关系

我们前面分析的两例切语用字变动,都带有一定的特殊性,实际上宋本《玉篇》绝大多数切语用字的调整既与语音的变化无关,也不关涉习惯读音的改变、避讳等特定因素。而更大的可能是与切语用字的习惯有关系。我们比较《名义》和宋本《玉篇》发现,其切语用字有向简单、常用字集中的迹象,我们举端、定二母的字作以下比较(表3):

表3 端、定二母切语上字变动情况表

| 序号 | 字头 | 原本  | 名义  | 宋本  | 广韵  | 广韵语音地位 |
|----|----|-----|-----|-----|-----|--------|
| 1  | 眞  | 都田反 | 都田反 | 丁田切 | 都年切 | 山开四平先端 |
| 2  | 堤  | 都奚反 | 都奚反 | 丁兮切 | 都奚切 | 蟹开四平齐端 |
| 3  | 典  | 都殄反 | 都殄反 | 丁殄切 | 多殄切 | 山开四上铣端 |
| 4  | 底  | 都礼反 | 都礼反 | 丁礼切 | 都礼切 | 蟹开四上荠端 |
| 5  | 说  | 都朗反 | 都朗反 | 丁朗切 | 多朗切 | 宕开一上荡端 |
| 6  | 绚  | 徒高反 | 徒高反 | 大刀切 | 徒刀切 | 效开一平豪定 |
| 7  | 亭  | 徒丁反 | 徒丁反 | 大丁切 | 特丁切 | 梗开四平青定 |
| 8  | 𠂔  | 徒本反 | 徒本反 | 大本切 | 徒浑切 | 臻合一平魂定 |
| 9  | 殄  | 杜浪反 | 杜浪反 | 大浪切 | 徒浪切 | 宕开一去宕定 |
| 10 | 紇  | 达柯反 | 达柯反 | 大何切 | 徒河切 | 果开一平歌定 |

表3的例1~5为端母字,原本《名义》的切语上字作“都”,宋本改成了“丁”,例6~10为定母字,原本《名义》的切语上字作“徒”、“达”、“杜”,宋本改成了“大”。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说原本或《名义》的所有切语上字“都”都改成了“丁”,所有的“徒”、“达”、“杜”都改成了“大”,“都”、“徒”、“达”、“杜”是常见切语用字,宋本沿袭不变的情况也非常普遍。但是就其改动者而言之,切语用字向笔画更少的字看齐的痕迹非常明显。宋本有许多地方对原本的切语用字作了调整而又无关语音变化,对这部分切语用字的变化情况,我们进行了仔细的比对,因为声母关涉的字较多,所以重点以切语上字为考察对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布<sub>70</sub>方<sub>45</sub>(帮)、匹<sub>40</sub>(滂)、步<sub>106</sub>父<sub>19</sub>(并)、莫<sub>77</sub>亡<sub>73</sub>(明)、丁<sub>75</sub>(端)、大<sub>87</sub>徒<sub>76</sub>(定)、力<sub>104</sub>(来)、知<sub>39</sub>(知)、丑<sub>51</sub>(彻)、直<sub>67</sub>(澄)、女<sub>20</sub>、之<sub>30</sub>(章)、尺<sub>47</sub>(昌)、式<sub>44</sub>(书)、市<sub>71</sub>(船禅)、士<sub>26</sub>(崇)、而<sub>33</sub>(日)、子<sub>42</sub>(精)、七<sub>93</sub>(清)、才<sub>52</sub>(从)、先<sub>41</sub>(心)、古<sub>146</sub>(见)、苦<sub>52</sub>口<sub>29</sub>(溪)、巨<sub>133</sub>(群)、五<sub>68</sub>(疑)、许<sub>110</sub>火<sub>44</sub>(晓)、户<sub>74</sub>(匣)、于<sub>73</sub>(云)、弋<sub>104</sub>(余),等等<sup>⑧</sup>,笔画简单的常用字是宋本《玉篇》切语用字改动的主要方向。这点与《字林》的注音特点非常相似。

关于《字林》音注切语用字的特点,简启贤《〈字林〉音注研究》进行过专门研究,认为《字林》音注的切语用字总是选用笔画简单的汉字<sup>⑨</sup>。如果拿整个宋本的切语用字来与《字林》音注进行比较,我们不能肯定他们之间有某种联系,但如果排除宋本继承原本不变的那一部分切语,单纯比较宋本在切语用字上作了改变的切语,我们就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相似之处。布、方、匹、父、亡、丁、大、徒、力、丑、直、女、之、式、士、而、子、七、才、先、古、苦、口、巨、五、许、火、户、于、弋,等等,是《字林》音注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切语上字,而这些字正好是宋本切语上字靠近的目标。切语下字关涉的字相对较少,但也能找到一些明显的例子,如,哈韵的字宋本切语下字多改作“才”、有韵的字多改作“九”、姥韵的字多改作“古”、虞韵的字多改作“于”、灰韵的字多改作“回”、队韵的字多改作“内”、青韵的字多改作“丁”、真韵的字多改作“巾”、屋韵三等字多改作“六”、觉韵的字多改作“角”、锡韵的字多改作“狄”,等等,都与《字林》音注相吻合。由此我们设想,宋本《玉篇》的修订者在对本注音进行调整的过程中至少在切语用字的选用上明显受到了过《字林》音注的影响。

在唐代,《字林》被重视的程度远远超过了《玉篇》。《旧唐书·职官志》:“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已

下及庶人之子为生者,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余字书兼习之。”《新唐书·选举志》:“学书日纸一幅,间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将《字林》与《说文》《石经》并列为书学对象。唐杜佑《通典·选举》:“书者试《说文》、《字林》凡十帖(《说文》六帖,《字林》四帖),口试无常限,皆通者为第。”更是将《字林》列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一,可见当时《字林》受到重视的程度。相比之下,《玉篇》大概在“余字书兼习之”之列。张参《五经文字·序例》:“今制国子监置书学博士,立《说文》《石经》《字林》之学,举其文义,岁登下之,亦古之小学也。”又说:“《说文》体包古今,先得六书之要,有不备者,求之《字林》。”《五经文字》的解说中频频提及《字林》,而翻遍全书对《玉篇》只字未提。《经典释文》以博引群书著称,对《字林》的引用就达734次,与《说文》的786次几乎不相上下,而提及《玉篇》只有区区17次。李善作《文选注》也是旁征博引,其中引《字林》有144次,而对《玉篇》一书一次也没有引用。唐人之厚此薄彼由此可见一斑。《玉篇》在唐代何以不被重视,很是令人困惑,个中原委很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字林》的强势掩盖了《玉篇》的光芒。既然如此,《玉篇》的修订者借鉴《字林》、向《字林》靠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五经文字》不仅屡屡涉及《字林》,其切语用字的选用也同《字林》音注趋于一致,可以证明《字林》音注的影响力。这也正好说明,《玉篇》的修订当处《字林》兴隆之唐代,而非《字林》日渐式微之宋代。

### 三、从文献资料看宋本的来源

通过考察、比较原本《玉篇》《万象名义》宋本《玉篇》以及《广韵》的注音情况,我们可以肯定,宋本《玉篇》的注音调整不可能来自宋代的陈彭年。其实从有关文献资料看,也找不到陈彭年等大规模修订《玉篇》的有力证据。

宋本《玉篇》所附题记云:“梁大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黄门侍郎兼太学博士顾野王撰本。唐上元元年甲戌岁四月十三日南国处士富春孙强增加字。三十卷。凡五百四十二部,旧一十五万八千六百四十一言,新五万一千一百二十九言,新旧总二十万九千七百七十言。”这是人们认为《玉篇》经陈彭年大量增字的证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是彭年等大有

增删,已非孙强之旧。故明内府本及曹本均称重修。张本既与曹本同,则亦重修本矣。乃删去重修之牒,诡称上元本,而大中祥符所改‘大广益会’之名及卷首所列字数仍未及削改,可谓拙于作伪。”对朱彝尊认为泽存堂本的底本是上元孙强本的观点予以批评。其实如果查看相关的材料,也许就不会那么肯定了。

孔仲温认为宋人著录无《大广益会玉篇》之名,并且大中祥符六年牒文也没有提及改名“大广益会”之事,因此推测“大广益会”云云是书商为扩大影响而加的广告性题头,与元明书坊常用“全本”、“足本”以招揽顾客相仿<sup>[10]</sup>。杨素姿对刻工、避讳用字进行分析,认为现今宋本《玉篇》的版本来源是南宋,《大广益会玉篇》的书名也出于南宋<sup>[11]</sup>,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责张士俊本“拙于作伪”是没有依据的。南宋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五“艺文·小学”的“梁《玉篇》、祥符新定《玉篇》”条:“唐上元元年甲戌四月十三日孙强增加字,旧一十五万八千六百四十一言,新五万一千一百二十九言。祥符三年二月己酉,太常博士丘雍上《篇韵筌蹄》三卷。六年九月学士陈彭年、校理吴锐、直集贤院丘雍上准诏新校定《玉篇》三十卷。”《玉篇》字数变更情况与《大广益会玉篇》所附题记同,不同的是《玉海》在叙字数变更情况之后,言祥符三年(1010)丘雍上《篇韵筌蹄》,然后再说祥符六年(1013)陈彭年等上校定《玉篇》,很明显将《玉篇》字数变更之功属之孙强。真如王应麟所叙,则孙强增字的底本是158 641言,孙强增字后是209 770言,增加了51 128言,也就是今本《玉篇》的规模,正好说明《玉篇》的增字是孙强完成的。宋本《玉篇》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都附有大中祥符六年(1013)牒文,张士俊本将其删除,而正是这一牒文包含了我们所要了解的信息,牒文说:“(陈彭年等)校勘《玉篇》一部三十卷,再看详别无差误,并得允当者。窃以篇训之文,岁月滋久,虽据经而垂范,终练字之未精。肃奉诏条,俾从详阅,讹谬者悉加刊定,敷浅者仍事讨论。”从牒文看宋真宗下诏“校勘《玉篇》”,陈彭年等所作的工作是“详定改更之字”、“校定《玉篇》”而已。所以宋王尧臣等《崇文总目》卷二虽曰“《重修玉篇》三十卷”,但介绍却是:“皇朝诏翰林学士陈彭年与史馆校勘吴锐、直集贤院丘雍等重加刊定。”《崇文总目》完成于庆历元年(1041),与《玉篇》刊定时间只相差28年,应该比较可信。这样看来,原本无陈彭年重修《玉篇》之说,即便是有,“重修”二字也当指孙强本而言。

如果将宋本的收字与《广韵》进行比较,也可以肯定陈彭年等没有为《玉篇》大规模的增字,因为《广韵》有3000多字是《玉篇》所没有的;将《万象名义》宋本《玉篇》的注音与《广韵》进行比较,可以肯定陈彭年等没有重修《玉篇》注音。今传宋本《玉篇》的形成当在唐代。大抵孙强增字本《玉篇》因流传既久,渐失精当。宋初偃武修文,开始注重《玉篇》的刊定。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即两次诏令“详定《玉篇》”<sup>①</sup>,陈彭年所作正是这一工作的继续。他所作的是针对“练字之未精”的现象,刊定讹谬,“详定改更之字”,也就是王应麟所说“校定《玉篇》”,王尧臣等所说的对《玉篇》“重加刊定”。参照陈彭年根据《切韵》《唐韵》修订《广韵》的方法,我们设想有一项工作一定是陈彭年等完成的,即将众多异体独立成一个个的字头,这正好是宋本《玉篇》字头达到22804的原因。既然我们有理由否定陈彭年重修过《玉篇》,那么孙强上元本《玉篇》与今传宋本《玉篇》的关系以及孙强在《玉篇》上所作的工作就凸现出来了。

注释:

<sup>①</sup> 从文献学的角度看,《万象名义》与宋本《玉篇》并不具继承关系,他们都来自原本《玉篇》,但《万象名义》更多地继承了原本《玉篇》的

收字规模与注音,所以注音上人们常以《万象名义》代表原本《玉篇》,周祖谟作《万象名义中之原本玉篇音系》,也是基于这一认识。  
 ② 笺注本《切韵》有“肇,治小反”,笺注本《切韵》、裴务齐正字本《玉篇》有“辘,楚治反”。  
 ③ 字下数字表示《名义》用其它切语上字而宋本《玉篇》改成某个字的次数,括号内是中古声母。  
 ④ 《玉海》卷四十五载,太平兴国二年(977)六月诏太子中舍陈鄂等五人同详定《玉篇》、《切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三载,太平兴国七年(982)令王著详定《玉篇》、《切韵》。

参考文献:

- [1] 陈彭年. 宋本《玉篇》[M]. 北京:中国书店,1983.
- [2] 赵振铎. 中国语言学史[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 [3] 顾野王. 原本玉篇残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4] 释空海. 篆隶万象名义[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5] 罗君别. 汉文字学要籍概述[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29.
- [6] 周祖谟. 论篆隶万象名义[A]. 问学集[C]. 北京:中华书局,1966. 894-918.
- [7] 臧克和. 历史汉字的贮存、传播与变异[A]. 中国文字研究[C].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5. 129-135.
- [8] 陈垣. 史讳举例[M]. 北京:中华书局,63.
- [9] 简启贤. 《字林》音注研究[M]. 成都:巴蜀书社,2003. 295.
- [10] 孔仲温. 玉篇俗字研究[M]. 台北:学生书局,2000. 1-6.
- [11] 杨素姿. 大广益会玉篇音系研究[D]. 台湾: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 1-27.

## The alteration of phonetic notation and the source of *Yupian*

CAI Mengqi

(Institute of the Humanitie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Much alteration of phonetic notation appears in *Yupian*, some of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phonetic change, some not. Chinese characters which are adopted in *Yupian* indicate that *Yupian* was infected by Zilin in the alteration of phonetic notation, not by Guangyun. So the possibility that Chen Pengnian reworked *Yupian* could be excluded. There is much evidence showing that *Yupian* comes from Tang dynasty.

Key words: phonetic notation; *Yupian*; Wanxiangmingyi; Guangyun

[编辑:汪晓]